

通燧火柴公司

——张謇与天生港之三

□朱江



十九世纪末,火柴输入中国后,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二十世纪初,“洋火”依旧输入中国,中国国内的火柴厂只做火柴头而不生产火柴梗,火柴梗需要进口。张謇何时萌发在南通本地生产火柴的想法,尚待文献的挖掘。据1919年10月张謇在通燧火柴有限公司招股简章里提及,1903年赴日考察时,了解火柴梗的原料后,随即购买了万棵树苗在南通试种。

1912年张謇与传教士李提摩太交流后,写下《感言之设计》,对于在南通“普及教育、公共卫生、大兴实业、推广慈善”等四个方面做了规划。关于南通兴办实业,张謇认为根据原材料的情况,“唯有专意纺织及火柴、纸、盐、碱”。1912年时,张謇已经先后创办大生纱厂、大生分厂、同仁泰盐业公司等企业,因此至少在那时已经开始有兴办火柴厂的设想。

1914年,张謇在给后来担任火柴厂工程师的杨德清的信函中写道:“火柴厂,走蓄此志久矣。故走所种树,亦以白杨及德国槐为多。”只是“惟提倡须有根据,营业须有把握。机器既云简单,资生且可仿造,需资本若干?设厂地点,究拟何处?是否专制轴木,抑制成火柴?望妥善复为

盼。”从张謇的信中可知,他布置在南通种植白杨及德国槐,作为火柴梗的原料。同时又持审慎的态度,对于设备的投入、厂址的选择,以及拟议中的火柴厂只生产火柴梗呢还是生产火柴,都在斟酌。

1917年7月21日,通海火柴梗木股份有限公司在通崇海泰总商会召开成立会。通海火柴梗木股份有限公司股本银2万元,发起人除了张謇,还有张謇、周季诚、马息深、张敬儒、杨耿之、刘乙清、张作三、杨德清等人,厂址设于天生港大达轮步后隙地,借通崇海泰总商会为办事处。在成立会上,股东追加投资1万元,定名通燧火柴梗木公司,选举张謇为总理,杨耿之为经理,杨德清为技师兼坐办。

通燧火柴有限公司的厂区,以银6000元的价格由冯巧人承包建造,厂房设计颇有特色,“所建房屋三台,业经建就,各屋顶皆另有气楼,专为宣泄麟气”。动力来自蒸汽,由此对水质有较高要求,由于江水浑浊,通燧火柴有限公司特地在厂区后面开凿了一口井。杨德清聘请日本工程师佐佐木喜太郎安装机器,佐佐木喜太郎也是通燧火柴有限公司开工初期的技术工人。1919年5月15日开始生产火柴梗。1920年,张謇《天生港设立通燧火柴公司请准予备案文》里透露,已经“先后购买日本、德国制梗、制合各项机器,试制火柴,尚称合用”。

通燧火柴公司设立后,经营上遇到流动资金不足的困难。从张謇给陈光甫和吴寄尘的信中得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曾给予流动资金的贷款。1921年1月12日,通燧火柴

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全部房屋、设备作为抵押,并由张謇、张謇兄弟担保,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借款10万元。

通燧火柴公司生产的火柴的行銷范围,据1922年张謇致张星五的信,“通沪为多,镇江、芜湖亦有一二”。火柴盒的糊匣、火柴的装盒,给天生港一带的妇女提供了工作机会。火柴的商标有南通、织女、长江、狼山、古钱、麒麟等。

通燧火柴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起起落落,1922年2月22日,通燧火柴公司债权团在总商会开会,认为公司营业情况尚可,内部管理不善,导致亏损10余万。债权团请陈明辉组织清理处,先结算账目,再考虑改进措施。

1924年底,通燧复记火柴公司承租淮海实业银行受抵的通燧火柴公司的机器和厂房,制造火柴。1929年8月,通燧振记火柴厂与淮海实业银行签订租赁资产的合同,这份无年限约束的合同规定,通燧振记火柴厂有权使用通燧火柴公司的各类火柴商标。

1953年6月,淮海实业银行临时管理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以淮海实业银行拥有产权的通燧火柴公司,与承租的通燧振记火柴厂经营人合作经营。11月淮海实业银行临时管理委员会私股股东代表、通燧振记股东代表,向南通市政府工商局呈请核准由双方合股经营火柴工业,并请求改组为公私合营企业。1955年8月13日通燧火柴公司公私合营。

(作者单位:南通市档案馆)

猕猴桃

□低眉

第一次听说猕猴桃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

当时好像是如东电台,在介绍县里一个种田能人。从外地引进了一种水果之王,维C超多的,是桃子的五倍!叫猕猴桃。种植成功了,一粒果子要卖五块钱!天啦,这么贵。一斤梨不过五角钱。我爸爸也想种,他让我写信去问,到哪里有猕猴桃的种子,哪里有猕猴桃的技术。

结果呢?当然是作罢了。跟我预料的一样,我爸爸,他也不一定是发财,多半是出于好奇。我知道的,什么交易他都要去做一做,有时是因为好玩,有时是因为想发财。反正猕猴桃使我们好奇,这一点是肯定的。

这就是我第一次听说猕猴桃。它是个要从外地引进还能上电视台的家伙,在水果里称王称霸的家伙,种好了能发财的家伙,我们高攀不上的家伙,贵族。

后来,猕猴桃也在街上水果店里普及了。价格还可以,反正不再是梨五角一斤猕猴桃五块一个的那种天价,可以说是进入了寻常百姓家。我爸爸和我,我们对猕猴桃的感情,早已不再热切。当然也不讨厌。猕猴桃嘛,就是一种水果。对它,我们是平常心,无选择的。

再次使我吃惊,是在《诗经》里。

《诗经》里读到苕楚这个词,立刻喜欢上了。且不论它到底是什么,纯粹只从这个词本身笔画音韵里浸润的上古气息来说,能一下子把人带回久远幽深的上古时代。这是个有古气的词。你可以从这个词里窥见楚楚横斜的草木花枝,摇摇曳曳的长袖女子,简到只有一笔气,内敛的,哀哀的。

你会觉得这个植物像长亭外古道边,别具一格的楚。芳草碧连天,连绵的意象。楚又是忧愁的,酸楚,楚楚动人,肯定和眼泪有关。苕楚,又像离骚里的楚人,长袖子。而苕,是一种草。这种草应该生长在“月亮与六便士”的塔西堤群岛的土著人那。

这样一个风情的名字,竟是猕猴桃的古名!看到注释的那一刻,我眼睛瞪得像铜铃。一个是腰带逶迤的香草美人,一个是满脸络腮胡须的皮猴子。想想也替苕楚觉得委屈。没来由便对“猕猴桃”这三个字,厌烦起来。

“隰有苕楚,猗猗其枝,天之沃沃,乐子之无知。隰有苕楚,猗猗其枝,天之沃沃,乐子之无室。”是说苕楚长在低湿之地,枝条柔软婀娜,它幼嫩滋润光亮的样子,天真而不知世事,真令人羡慕啊。接着又说苕楚的花朵和果实鲜美丰硕,都令人羡慕,全身无处不令人羡慕。因为它无家无室。

有家不如无家。一个人,要经历何等的徘徊和哀伤,无助和绝望,才会发出这样悲痛得近乎自虐的感叹!眼前是天真的苕楚,心底是幽深的黑洞。据说闻一多先生把这首解为情诗。有人不觉得。我也不觉得。分明这是一首哀绝之诗。这哀气,倒是和苕楚有点配。我不是说猕猴桃,我是说苕楚这个词。

到底是因为什么才发出了如此的慨喟,是因为凄苦潦倒的家境,还是因为民不聊生的乱世。抑或者,因为人性的幽微难以言表。诗里没有说。这不言之言到底是些怎样的苦衷,外人是不会懂的。无言就是最大的言说。人世间最深的心事,到底不合适说出。这一点,从古至今,并未变过。想想人也可怜。

唐诗也有“中庭井栏上,一架猕猴桃”的句子。有时候写文章,确实也要有点文质兼修的考量。比如岑参这个句子,就好在可以看见唐朝人的生活。

从士大夫天井里的主人,到农夫果园里引进的客人,苕楚到底经历了什么?一百多年前,新西兰从我华中地区引进猕猴桃,育种改良,果实变大,新得一个名字,叫“奇异果”。后又引进中国。就这样,苕楚成了它母亲家里的新客。

苕楚为什么要跟猕猴桃有勾连?难道就像过去乡里人家为了孩子好养活,随便起个什么狗儿扣锁之类的名字?《本草纲目》的说法是:猕猴桃喜食。好吧!明天我去水果店叫老板称一斤苕楚,他们会不会当我是傻子?我还是替苕楚感到悲哀。我想苕楚之所以被猕猴桃搭上,归根结底是因为它自己不好,身上全是毛。

但是森森说,她喜欢猕猴桃的毛,切开就是个笑脸,一点不丑。大白菜倒是白,可那是苍白无力的寡淡,没有生猛的江湖生命力。猕猴桃是充满力量的水果。我们在水果超市看的猕猴桃已经破相了,是豹子的尸体。要去枝头看,才是真正的猕猴桃。她说她小区里就有种,经常去看它。摸它叶子,一片片摸过去,像小猫样爽。猕猴桃叶子虽然咖啡色,毛茸茸,但不难看。像非洲人一样,以黑壮为特色的。结的果子像葫芦娃可爱极了。新鲜的小猕猴桃有茸毛的,像十八岁小伙子唇边的汗毛,青春又性感。它小时时毛密,大了毛疏了。就没有少年的髭须感了。真是野性美的制高点。

她又说:“我经常喊罗大爷去看它,罗大爷不稀罕,你来南通。我带你去看它。你要亲自来看它,和它玩就有我这种感觉了。它好像会说话,风一吹,叶子像刺猬的圆肚子一张一翕,好像在呼吸,就是鱼儿喋喋那种微乎的颤动。懂吧?很可爱的。我真喜欢它披毛的叶子,披毛毡,可以认为它是黝黑的牧羊人。”

说得这样的可爱。猕猴桃要是听到,该笑出声来。办公室的女孩告诉我,她喜欢给猕猴桃撕皮。“我喜欢手撕!”她说。还有籽,咬在嘴里咯啷咯啷响。

天啦,唇红齿白头发黑,我看了又看,也没看出来这家伙竟是有暴力倾向的。



许 聪摄

狼山风物志之“狼山街”

□海德

最近,公布了第一批市级地名文化遗产名录,狼山镇名列其中。

张謇打造的“中国现代第一城”的格局是“一城三镇”:南通城、唐闸镇、天生港镇、狼山镇,三镇如众星拱月,围绕南通城呈三足鼎立之势,狼山镇是最悠久而古老的。

狼山亦有“一街三镇”,与南通城格局大同小异,狼山镇又称“狼山街”,三镇:东有新港镇、北有陆洪镇、西有德兴镇,这三镇都是有故事的。如今,“狼山一街三镇”只剩陆洪小镇,因无产阶级革命家刘瑞龙故居而尚存,经过原址翻建改造,也是今非昔貌了。

狼山街的历史早于南通城,因山成镇。山上有庙有寺有菩萨,吸引了四面八方的善男信女,山脚下形成了集市。集市变镇,镇中有街,渐成气候。狼山镇两里多长,街两边房屋鳞次栉比。最有名的饭店叫“五山饭店”,几间宽敞的平房,门朝“五山公园”,中间一条路成了街。那时家庭聚餐朋友聚会的不多,“堂食”的都是烧香过路客,农历初一、半月人流如织,生意挺红火。我有位住在狼山街的赵姓同学,他哥哥是五山饭店的会计。他吹得一手好笛子,最著名的独奏曲是《扬鞭催马运粮忙》。我在农村长大,看到社员车推肩挑送公粮到狼山街的情景,汗流浹背,疲惫不堪。我好生羡慕,如果能在五山饭店当服务员也心满意足了。

狼山街有条十字路口,现在的“入山之门”的地方。解放初期,这里是“大山门”,进山必经之门,大山门高高朗朗,里面矗立的是哼哈二将。小时候的我要仰头而视,觉得哼哈二将特别高猛巨大,狰狞的面目让小孩子躲在大人身后,不敢有一丝一毫的乱说乱动。后来不知何因拆掉了。只留下两棵数百年银杏。前几年,又仿建了一座大山门,已没有了当初的庄严肃穆,没有了当初的威武神威,可能里面少了哼哈二将,少了烛光香火……曾经的狼山街十字路口西侧是一家新华书店,是我少年时经常光顾的地方,期待有朝一日跳出“农门”。那时没有电视广播自媒体,没有手机网络云阅读,新华书店是买书读书的重要场所。南通有五家新华书店,城里有三家:人民路、长桥北、桃坞路各一家;唐闸有一家,还有就是狼山街上的第一家,如今新华书店只剩下人民路的,还改名“南通书城”。

狼山街虽然不大,应了那句“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十字街东北侧是狼山供销社,一排店面从北至南沿斜坡而上,商品琳琅满目。街两边还散布着缝补店、杂货店、小吃店、修伞修桶店。最有意思的是街西边的一排房子建在狼山的悬崖下,巨大的石块几乎随时会掉下来,碰到伸手可及的房顶。好悬哪!如果是我住在这房屋里,胆战心惊,夜里我会噩梦连连。悬崖下的房屋,这是狼山街特色鲜明的

山居之景,理应重点保护才对。可惜,随着狼山街消失,此处最具山野险要特点的民居也荡然无存了。

狼山街,既保持山村的野性;

狼山街,又具有城镇的繁华。

狼山街从狼山脚下的弹丸之地,逐渐发展绵延至两里以外的闸桥附近,理发店、豆腐店、缸片店、粮油店、煤球店、篾匠店,星星点点连成一片。闸桥西南角,五山乡政府所在地,几排平房简陋而实用。后来改成“五山人民公社”“红旗公社”,无论名称怎么变,办公地点一直未变,为民服务的初心没变。南通市棉织四厂、南通市元件三厂、狼山农机厂、五山玩具厂等一批厂企云集狼山街周围。以街建厂,以厂兴街,狼山街达到前所未有的繁华。五山小学、五山初中、五山文化站、五山公园依街相伴,又洋溢着浓郁的文化书园林气息。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在南通第七中学上高中,是原来的五山初中改名。学校地处狼山北麓,那时我住校,晚上在狼山街散步,早已没有白天的喧嚣,犹如空旷的山村。店铺门缝里漏出丝丝缕缕灯光,映照在没有人迹的狼山街上,告别喧闹居住街道两边的人们正享受着夜生活。我走进五山公园,躺在山影笼罩的绿茵茵的草地上,清香扑鼻而来。我抬头望明月,银盘似的“亮巴巴”,正好升在支云塔尖上,恰到好处的月中塔影分外妖娆。不远处传来悠扬的笛声,我犹如躺在一艘巨大无比的轮船上,停泊在船帆林立的静悄悄的港湾里,享受着美妙无比的月夜美景。吹笛人,我不知道是谁,但他一定是我狼山的校友。五山初中,曾经有一名音乐老师叫余耀忠,他吹笛子牛得很,不仅用嘴吹,鼻孔也能吹,真的很能“吹”,被称为南通的“陆春龄”(上海著名的笛子吹奏家,人称“笛王”)。余耀忠教出的初中学生里吹笛子的人才特别多,有的被专业文工团录用,更多的活跃在乡村厂企的文艺宣传队里。月亮,离开了支云塔尖,一片银光飘洒洒洒地落满大地,偌大的山影慢慢移动,我沉浸在月光的温柔乡里。山脚下响起了手风琴熟悉的旋律,我知道这是住在公园旁的陈姓老师在演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树叶也不再沙沙响,夜色多么好令我心向往,在这迷人的晚上……

狼山街,铭刻着厚重的历史情怀;

狼山街,传说着悠久的人文故事;

狼山街,见证着沧桑的社会变迁。

如今,狼山镇只是一个地名,有其名而无其镇了,后代只能到博物馆、档案馆去查找历史遗迹了。狼山镇因森林公园建设的需要,被拆得干干净净,不留痕迹。附近新建了“静海街”“鲜街”“南通壹城”,终究弥补不了狼山街消失的遗憾。

秋花种种

□孙同林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诗人眼中的秋天似乎只剩下了叶,不再有花,事实上,秋天的世界,依然绚烂多彩。走进乡间,一户户人家的庭院内,屋子里,都能看到争奇斗艳的花儿,空气里流动着花儿的异香。

农人多喜欢在院子里种桂花。桂花开在农历八月,所以八月又称“桂月”,桂花以多为胜,小巧可爱,开在树枝上,细细碎碎的,香味淡雅而芬芳。《红楼梦》中薛蟠的老婆夏金桂家“单有几十顷地种桂花”,人称“桂花夏家”,果然洋洋大观。我家有多年种桂花历史,每年到中秋节前后,还有采桂花的仪式。在树下铺一块被单,采花,也敲树枝,让它们自动地掉下来,掉在洁净的被单上。采桂花不单单为了吃,重要的是享受采的过程,享受采花时的那股味道,特别是一家人在一起采桂花的氛围。

种菊不仅仅是陶渊明的独爱,菊花也得到农人的青睐。因其好种,菊花便成了秋天农舍旁边最多的花儿。开始,人们所种的菊花品种单一,多是一些黄菊花,后来就发展到什么颜色都有,黄色、白色、紫的、红的、粉的……现在居然还有绿的。农历的九月是菊花开放的盛期,古人称之为“菊月”。“残菊犹有傲霜枝”,是说菊花的傲气。国庆节一般在农历九月,大抵上正是菊花开放的季节,国庆节的菊展是很有看头的。重阳节持螯赏菊,又是人间一大快事。

秋海棠好养。秋海棠是一种以雅致著称的花卉。在我国古代又称其为相思草、八月春,被赋予“相思怀春”意象,后又多与“苦恋”的爱情故事扯上关系,故又被冠以“断肠花,断肠草”。《采兰杂志》上载:“昔有妇人,怀人不见,恒洒泪于北墙之下,后洒处生草,其花甚媚,色如妇面,其叶正绿反红,秋开,名曰断肠花,即今秋海棠也。”

古人甚爱秋海棠。明代陈道复《题秋海棠》诗云:“翠叶纷披花满枝,风前袅袅学低垂。墙根昨日开无数,谁道秋来少艳姿。”农历的八九月间,秋海棠开了,满室红艳,充满了喜庆祥和之色。

鸡冠花,一串红属于大众型花卉,春天在院墙边竹篱边撒上一路花籽,秋天便呈现一片艳红。鸡冠花开在枝干的顶端,仿佛举着一支火炬,鸡冠花的个儿正好跟孩子的身高差不多,跟他们平视的目光等高,入目,入心。宋代尤山有“秋雨初晴后,鸡冠早放花”的诗句。

农人爱花草,懂得用美丽的花朵装点生活,但他们更喜欢实用的花,譬如开在秋天的丝瓜花、扁豆花等等。扁豆有好几个品种,红的、青的、白的,那藤蔓也是随扁豆的颜色而变化着的,什么藤就开什么花,什么花就结什么颜色的扁豆,这跟其他作物似乎有些不同。秋风吹来,扁豆花开,姹紫嫣红,勾勒出农家小院别样风情。“一庭春雨瓢儿菜,满架秋风扁豆花。”郑板桥的这副对联,把农家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家有种丝瓜的传统。春天,邻家送来几塘丝瓜秧苗,栽下后,拉出一道道绳子来作为丝瓜棚架,秋天到了,丝瓜的藤蔓便在人为设置的架子上缠绕出各种风景。丝瓜的小黄花藏在绿色藤蔓中隐隐现,美得娇柔,美得妩媚,特别是花开过后还有收获。每年都有吃不了的丝瓜,送给邻居们分享,来来往往之中又有了许多乐趣。试想,处在扁豆和丝瓜的棚架下的农家,又是怎样的情境呢?

秋天的牵牛花是很美的。牵牛花是草本花卉,有长长的藤蔓。牵牛花从夏天就已经开始绽放了,它不知疲倦地开着,一直开到深秋霜来。牵牛花的花形和喇叭相似,有白、蓝、红、紫、粉等多种花色,排列在纤细的藤蔓上,十分美丽。我最喜欢蓝色的牵牛花,读到慕容云水的一首《牵牛花》词:“牵牛不似牵牛,藤藤蔓蔓上场头。等闲柔。不说花好,也赢一时歌喉。”语境很美,慢慢地,亦有牵牛花的美。

中秋将临,牵牛花还在不紧不慢地开着,当我们食用丝瓜、扁豆的时候,又迎来了丹桂飘香,迎来了水稻的扬花,迎来了小河边上的芦苇花……秋意渐浓,该菊花登场了。



不与桃李争春风 七月流火送清秋 钱新明